

程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四十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

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十五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甲寅盡二十二日戊午

十八日甲寅聶山論伏闕劄子

臣聞前日蔡懋李稅諭與太學長貳令屏去伏闕上書
陳東等諸生聞之莫不怨憤一學多士咸欲拂袖出學
今日又聞稅令根治諸生並伏闕百姓欲置於法臣聞
之不勝惶駭仰惟陛下睿智仁慈君臨萬邦士民以積
年莫舒之怨忿乘隙相聚賊殺內侍指罵奸黨蓋恃陛

下仁聖必能與百姓雪其怨氣而懋稅之徒恨其罵已而佐李綱遂欲除去根株又稅宣言爲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有李綱故舊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心歸怨陛下自此士民思亂恐無已時蓋士民上書不約而從者數十萬人其言皆平昔公議乃陛下所急欲聞而奸臣所甚惡者豈有不稟上旨敢令開封快其私意願陛下訪聞行下速賜止絕庶幾忠義之士不死於奸人之手而忠言讜論日聞於九重實宗社萬世之幸也取進止奉聖旨亟令改正

靖康錄曰初士庶伏闕^{上書}爲感動詔嘉忠義然朝廷大

臣惟邦彥稍自知咎其餘如稅懋時雍輩不畏公論反以士庶爲敵仇觀其揚言曰彼時非糾率眾庶脅天子者乎又曰若是則政出布衣不在朝廷矣何讒賊之深而愈不悛也^誠使吾君借聽是言則伏闕之士誠作亂耳非獻忠也且朝廷輔佐得人措天下於安平四夷^{左衽}咸服萬姓歡悅庶人既無得而謗議士方詠歌之不暇尙安有伏闕者今上皇播遷新君即政夷狄加兵魏闕圖我宗社存亡之勢一障隔耳大臣有自私之蔽奸臣怙賣國之功羣小漏機而喪師正人排擠而不用朝廷之大無一人爲吾君言之故士庶伏闕獻忠論列宰相

之非求復社稷之臣期於得請乃其時爾安得此言傳播人耳故敏雖與京今心營猶敷奏縷陳多至數百言榜之通衢以明邦彥無罪亦頗出正論布衣魏孝友太學正吳若上書辨論其失敏安得無失言焉既而稅懋乃諭太學長貳黃哲黃唐傳令屏斥伏闕上書人長貳皇恐待罪尋得旨反有乃是忠義所激之語事遂寢稅又呼時雍令根治太學生並伏闕百姓欲置於法戶部尙書聶山懼羅織之獄輿而忠義之士死乃密以聞上曰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憤乘隙相聚拉賊殺內臣詆罵奸黨蓋恃陛下仁聖必能爲百姓雪其怨氣而懋稅時雍

惡其罵已而佐綱輒欲痛鋤其根株又稅宣言曰伏闕之士其間有綱故舊必欲盡行誅戮臣恐大朱士歸怨陛下况士庶上書其言皆出於平昔之公論乃陛下所宜急聞而奸臣所甚惡也豈可不稟上旨自令開封快其私忿願速止絕庶幾忠義之人不死奸臣之手忠言讜論日聞九重宗廟社稷萬世之幸諸生以故得保首領山之力也然開封三衙猶榜太學門榜曰准殿前司牒准內降御寶批朝廷方大開言路之時應文武臣下秀才等宜以忠朱言讜論建陳用納親覽於其可否一一親行裁決再有似此伏闕上書爲名意在作亂之人仰

榜曰下奏同上表臣

三衛立便收捉當行軍法奉御筆付王宗澧等出榜如有似此之人斬訖奏聞適有學官吳若上書得罪長貳迎合其意乃屏陳東一學爲之閔然既朝廷即與改正又命聶山傳宣俾士安於學開封三衛揭示文榜亦既褫去盛哉夫以士之去就關於國之重輕伏闕之事不暫置於懷雖古明哲亦何以加此然士方忻聖訓嘉獎墨尙未乾而奸臣輒欲置於法雖身不罹禍而豺狼尙在故望望然咸欲去恐不免也蓋君子孤立小人朋邪號令混淆是非紛亂人君難於聽察莫甚於此時也祇一徐處仁忠亮清敏屬天下望久矣近方以中書起之

猶未厭士論而言章三上以嘗爲蔡京門人當不可用矣京相上皇二十年今朝中諸臣孰非京引薦者若以是爲嫌投置多矣朝廷取人賢者用之不賢者去之如今旁求天下如處仁之賢有幾處仁而不用誰復可用問其諫官爲誰乃邦彥締交謝克家也君子小人尤冰炭之不相入也不信然哉

秀水閑居錄論士民伏闕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金虜至都城軍於城西十餘里既稱和議十一日今上以康邸故相張邦昌副之出寓虜營左丞李綱爲親征行營使聚兵欲戰二月朔遣將官姚平仲等夜劫虜營不捷

次日綱罷政五日太學生陳東率其徒數十人拜伏端門之下獻書丐留綱且有人倡言道路曰綱罷虜入城矣軍民稍集至午聚萬餘人昇登聞鼓擊之中使朱拱之出宣問即殺之宰執李邦彥等自禁中歸都省眾詢罵欲毆皆奔避凡殺內臣三十餘人亦刦數十家六日以綱知樞密院事副樞耿南仲奏言率眾詣闕者乃綱便令東輩數人宜下御史府根治不從虜既退上遣兵十餘萬援太原以綱爲宣撫使固辭不行至以告身納榻前上怒甚事叵測簽書樞密院許翰者蔡京交黨也翰執政綱頗有力密書杜郵二字以寄綱即日承命遷

延久之僅能渡河居覃懷去太原七百里遙制軍事多失機會大將种師中世家宿將黜其言不用師中戰沒國威自是不能復振矣綱既罷去虜益無憚再舉犯闕二聖北狩嗚呼痛哉

諫議大夫唐重論奉迎上皇劄子

惟我太上臨御二十有六年優游太平海內無一塵之驚比者倉皇南幸跋涉山川冒犯霜露憂勞甚矣陛下天資仁孝發於至誠拳拳思慕之心未嘗須臾而忘今日和議已定王室無虞是宜以天下養也欲乞遣使奉表祗迎法駕涓日備禮迎還京師上以符陛下孝治之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一 五
誠下以慰在廷百辟之望取進止

又論和議用兵劄子

伏見孽虜敗盟侵犯京邑倉皇之變不測而猖獗之勢難防樓櫓未完軍馬不集遣使泣盟捐金帛割土地飽其貪心以紓一時之急而徐圖萬全之策則前日之和議爲便然予之以金帛雖竭四海不足以塞其求予之以土地雖割三鎮亦未能弭其患谿壑之欲發乎無厭城下之盟未必可保憑陵近郊劫掠畿甸幸今宿將勁兵勤王畢集師律素明軍聲大振則今日之用武亦便盟約雖未可保也然我先敗盟則失信武備雖不可弛

也然我先用兵則不祥爲今日之計莫若堅守和議駐兵堅壘觀釁而動使我不先然後爲善和議之說旣已施行用兵之策必有方畧以臣愚料之不過檄三鎮使以死捍敵行反間以疑虜心合大兵以斷歸路其策莫過於此惟可用之河外而不可用之城下蓋京師天子之居諸夏之本萬舉萬全庶可無虞若一不成萬有餘喪此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也如聞疆場之吏告賊黨之將至倘或合謀以犯城闕豈可決勝負於一擲耶若賊先敗盟則不得已而用兵不得已而用兵則爲大將者當礪兵鏖戰以敵王愾而保宗廟爲大臣者不可不思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一
所以衛宸極而護鑾輿惟朝廷之上早謀而預圖之實
天下之幸取進止

又論大臣請御筆劄子

臣近嘗論列比年以來大臣擅權密請御筆公行奸謀
致寇召禍實原於此陛下臨御之初當剷除宿弊以杜
邪枉之門不可不以是爲戒臣愚以謂自蔡京秉國政
童貫總兵權凡二十年專請御筆行其私意上欺人主
下欺同列開邊鄙之隙結中國之禍以致金人侵犯中
原致寇之因實京貫之罪幸賴陛下仁義感格虜人歸
心遣使議和已有退期不意交兵城下墮虜計中乃李

綱專行營之謀無經遠之畧陰結將帥擅興干戈僥倖
成功旋致敗衄臣訪聞行營司官屬云綱稱自有御筆
指揮綱欺人以道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陛下計乎
臣前來面奉聖訓已有御筆指揮使令申明行下臣已
知陛下寢御筆之命決矣幸而虜人搜獲姚平仲奏報
知興兵之意不出於陛下服我信義不渝前盟具有休
兵息民之期不然將臣覆軍謀臣誤國皆歸咎於陛下
矣豈可復以口舌辨乎臣恐釁端一開兵禍連結自是
無甯歲矣雖食議者之肉恐難以謝眾怨伏望陛下正
綱罔上誤國之罪爲貪功生事之戒庶以塞人之憤今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一
後臣寮輒請御筆併乞陛下察其奸謀嚴加竄謫以爲人臣不忠之戒伏望睿斷施行取進止

又論制置使王蕃逃遁劄子

臣伏見王蕃先任戶部侍郎乞往陝西等路募兵禦寇啟行除延康殿學士充京畿兵馬制置使朝廷謂其陳禦戎之策特以是命之寵至渥而任至重矣自寇迫至近郊都城戒嚴已踰兩旬畿甸居民盡被劫掠蕃既不_能扞禦以衛王室乃擁卒旅護妻孥避寇逃遁爲自全之計臣前具來劄子面奏乞根究蕃所在並臺官論列聞已降指揮令疾速發來赴闕謹按蕃天資險狡公肆

誕謾居喪污穢冒哀求仕屢辱吏議案牘具存不忠不孝其罪著聞難以殫舉今且專統制之權乃避賊逃遁以法繩之是叛臣也正誤國之罪肆兩觀之誅尙未足以謝眾怨今赴闕之命朝廷必有以處之矣臣體訪得王蕃部領兵馬約二千餘眾過潁昌前去縱令兵徒劫奪所至騷擾甚於寇賊居民奔逃正月十九日已宿唐州二十日起發不知所之蕃避寇誤國臣知其爲叛臣矣若領兵越境而南臣不知蕃之奸謀將何所圖也朝廷雖有指揮令發來赴闕臣竊謂蕃之叛已不臣於陛下矣其可召而至乎伏乞陛下早加睿斷免貽後患取

進止

沈瑄上書李綱乞明賞罰

書曰金人之強能強於符堅乎中國之弱果弱於東晉乎向使似之尙爲淝上之一戰而今者凡有要求無所不從一切惟命之取何哉欲親王則以親王與之欲都尉則以都尉與之至欲宰相以爲質則邦昌爲少宰而遣主議和而其爲太宰者弗去也欲樞密以割地界則路允迪齋書而往主割地而其爲樞密者弗去也何待宰相樞密者厚而親王都尉之薄也以至一走而爲大資再往而爲兩府張大金之聲勢以脅朝廷則遷給事

割三鎮之地以蹙國勢則除侍郎凡言金人之兵少與用兵之策者皆怒而不聽夫國之所以爲國者正是非明賞罰是非不明賞罰不正其能國乎瑄所以夙夜憤憤爲國家慮而不復仕者此也伏望樞密以道事君取天下之眞才實能而用之進君子退小人正是非明賞罰使朝廷清明邊鄙甯靜時和歲豐雖在耿耿中受賜多矣憤激之深言不能盡伏幸裁察瑄至是日瑄等尙未行自知言不能用恨用事之臣殊不爲社稷宗廟遠圖遂致仕而歸

開封府出榜止絕內侍家論訴及彈壓百姓

榜云契勘近有兇惡之人遞相倡率羣聚街市毆擊內官及劫奪財物當所躬親擒捕將首惡之人處斬訖自合追捉賊黨盡行依法決配幸遇聖恩務恤百姓出於無知輕犯刑憲特賜赦宥及再下手詔丁寧安恤已經恩赦之人如更有內侍陳訴本府更不受理聖旨寬大百姓盡當體念仁厚之意相率改過自新不得復有煽惑今來尙慮頑猾之人不能深體仁聖愛民之心倘或鼓倡聚眾務要作過仰同謀之人速赴本府陳告即時支賞錢二百貫特與免罪其有作過之人斬訖聞奏的不容恕

十九日己卯粘罕陷威勝軍知軍詹不遠被殺

粘罕圍太原未下留數萬人守太原而分其半趨京師粘罕自太原而南過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
我過之南朝無人也哉至威勝軍權軍事李司錄者以軍獻之粘罕忻然駐兵城外而趨隆德府

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鞅更不召募効用

契勘本司近出榜召募諸色軍人敢勇効用等令來金人已退更不召募須至曉示

粘罕陷隆德府以燕人姚璠知府事

粘罕自威勝軍趨隆德府隆德府無備守臣張確憑城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一
與戰敗二日而破張確同通判趙伯臻皆被殺粘罕留
漢兒姚璠太師守隆德

二十二日戊午粘罕自隆德府南犯澤州界
聞其有備不敢逼城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四十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四十一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十六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戊午盡二十六日壬戌
二十二日戊午太學生沈長卿上書言伏闕並李邦彥等
書曰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太學生沈長卿謹昧死
再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觀自古天下國家所以敗亂
而不可救者始於人君賞罰之不明也蓋賞罰者人主
之大柄古者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欲其合天下之公心不敢有異議而已舜之舉十六相

也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八愷其竄四凶也天下之人謂
之禱杙謂之饗饗夫八元八愷禱杙饗饗非舜舉之也天下
之人共舉之也非舜罰之也天下之人共罰之也聖人
賞罰之柄如此漢唐之末時君世主昏暗不明賞罰之
柄奪於權臣其所賞者未必有功也其所罰者未必有
罪也賞罰不明而天下解體亂亡隨之如漢之哀平唐
之懿僖是也此數君者未必有桀紂之暴忍酷虐惟其
賞罰不公使忠臣義士銜恨而死是以至於滅亡爾恭
惟皇帝陛下即位之初大明誅賞當取法於堯舜可也
而比班明詔前後或異若有奸邪罔上之臣乘擾攘之

際亂陛下之聰明者臣少負耿介慕劉蕡賈誼之言得
事君之節而小仲舒之論緩而不切憤然有意於劉賈
臣請爲陛下直言而不諱臣聞二月初五日陛下罷李
綱右左丞太學生陳東等率士數百伏闕上書極言李綱
忠義李邦彥奸惡冀陛下聰明睿斷罷邦彥而相李綱
以厭天下之論也於時京城百姓羣聚闕廷不約而來
者幾數萬人仰天椎心祈哀請命莫不欲李綱之相邦
彥之罷也陛下遣使宣諭復綱舊職眾志遂定其後乘
時恃眾毆擊內侍蓋緣平居細民受虐之深積怨之久
今日戎虜擁兵困辱中國奪我玉帛侵我土地非由此

曹何以致之故危疑之間發其至痛以至於是非人所
教而為之也夫舉數萬之眾不煩召而羣聚帝闈若出
一家曾無異意者豈陳東一布衣寒士所能驅率哉蓋
其平日公論如此不勝其忠義憤激之切欲訴於陛下
爾諂諛無知之人阿附邦彥自植朋黨不問士庶所以
伏闕者何心所言於天子者何事中外憤駭里巷蕭然
鬻舍一空臣始聞之而驚中聞之而疑卒聞之而解以
為布衣書生以忠義被戮得與龍逢比干並名書史乃
萬世之榮然天子聰明仁聖今日之事當自有以辨之
必不惑於佞也其後學官黃哲等待罪陛下親降聖旨

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忠義所激
爾等何為待罪宜速安職曉諭諸生太學之士仰觀聖
訓感激流涕如蒙異恩以謂陛下好賢樂善之誠如此
自今以往天下忠言讜論日聞於九重必不至鉗口結
舌如前日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稱誦未已詔墨未乾
陛下復降御寶以諸生伏闕係赦前已放罪更不根治
今後如或不改復出鼓倡亂朝廷紀綱當議極刑又觀
前司曉示備載御寶以士庶有以伏闕上書為名者意
在作亂今後如更有似此之人仰三衙收捉並從軍法
令王宗濬斬訖奏聞臣雖至愚心知前日奸邪之人重

一 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一 三
以變亂之說惑陛下者是致陛下德音始終反復如是也臣觀秦始皇雄才大畧英睿之主也一用趙高李斯遂以爲上古不足學三代不足法盡取上古之書而焚之當時天下之士有復於古者皆以爲妖言使御史按問其罪羣衆而坑之四百六十餘人使忠臣義士被坑戮之禍遁逃竄伏甘心於隴畝之間不敢以儒自名其謀實出於斯高始皇信之而不悟也天下士既已盡去始皇於是內脩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仙巡遊不息恣所欲爲而無敢有言其非陵夷至於二世不改始皇之業遂至大亂賊耕隴上之徒奮臂一呼天下響應禍在

焚書坑儒而已今奸邪之人欲罪伏闕之士而陛下得此名於後世臣所以捫心痛哭思欲犯顏逆鱗以自踊於鼎鑊也夫人主所以示天下者賞罰也某人當誅必明其可誅之罪功罪不明而妄興賞罰使天下歸怨則謂之暴君可也陛下如以前日之事爲可赦不識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赦乎以後日之犯爲可誅不識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誅乎且旣名之爲忠義則不當置之於刑法旣置之於刑法則不當名之以忠義二者不兩立也陛下前詔旣以士人爲忠義則後日以犯詔而誅者乃以忠義就刑者也爲忠義者旣不保其首領

使不忠不義者陛下將何法以加之乎雖然作福作威人君之大柄臣爲陛下過有所惜者萬世之後恐陛下有殺士之名臣恐自此天下四海忠義之士望風股慄且耕且釣不肯爲陛下用也臣又聞陛下虛懷側席登用儒臣擢徐處仁唐恪等於閑散之地而置之輔佐至於范宗尹朱夢說劉甯止之徒盡蒙號召將以大用是陛下欲盡求天下忠義之士也忠義之士聞詔未起陛下罪言之名已聞於天下彼數人者敢自信於陛下乎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其間奸臣沮抑忠義之士以言獲罪致斥逐者固多矣然未有如今日之詔欲置敢

言之士於極刑也而陛下獨何忍爲之乎臣聞自古賢人君子未嘗不欲其君用者惟其待之不以禮遇之不以誠是以懷鉛抱槧自甘於海濱巖穴而不出也人君果盡禮而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猶懼其不至况示之以刑威欲致忠賢之士不亦難哉昔燕昭王築黃金臺禮郭隗而四方之士莫不奔燕齊小白禮九九之術而四方之士莫不奔齊彼區區伯者之材非有五帝三王之道德也徒以禮賢下士故天下之士樂爲之用臣願陛下念臣之心察臣之言特降聖旨追改前詔優加褒擢使天下之士不至於解體則陛

下可以得四海之心建長久之策而享萬世無疆之休矣臣又觀前日宰相吳敏有爲李邦彥力辨奸慝暴白功狀大書文榜揭之通衢行道之人莫不嗤笑臣聞邦彥自布衣時不慎名檢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狎倡優於酒肆逞顏色於庭幃其淫言嫖語往往流傳人間有不可聞者其後一時遭遇旋致顯位而阿諛順旨偷合苟容坐視奸邪之臣開邊啟釁曾無一言規救人主此乃持祿養交冒利忘恥之徒耳而敏方且以功狀揭之市朝欺罔文法愚弄天下未有若此吁可怪也且宰相天下之屬望任相不賢則天下之人得以議之昔楊綰爲

無憙字有朋祐二字
雜懷字

相崔寬爲之毀第觀黎幹爲之滅騶從郭子儀爲之徹聲樂當時公卿大臣猶畏憚之如此今邦彥身爲宰相而百姓遮道謾罵甚於奴隸疾走省闈掩關自遁其爲辱亦甚矣臣聞司馬光爲相天下兒童走隸亦皆稱頌使邦彥而果賢也則天下之人當自知之當自服之何必因敏言而後明哉就使如敏之言以爲邦彥畏憙太過緩於事機則邦彥亦不過蘇味道盧懷慎之徒耳以輔庸主且猶不可况可以輔佐陛下成中興之治乎臣聞太學之論敏乃蔡京父子上客密交奔走京門浸有年矣而邦彥與敏如左右手也今所以曲爲邦彥強辯

者正敏植黨自固邦彥去則敏不能以孤立原敏之心本非爲朝廷論宰相實爲身謀耳向使陛下不能獨斷而信敏之言復用邦彥則奸臣浸漬事必有大於此者誠可爲寒心也臣觀漢之元帝恭謹節儉當時號爲賢者之君而讒佞愚弄優柔不斷故孝宣之業少衰而後世貶之蓋人君之患莫大於斯二者願陛下乾剛夬決天下之事斷自宸衷勿奪於讒佞勿溺於優柔則萬世之後皆知陛下爲賢君矣豈特生靈社稷之幸哉臣爲此書臣之友生爲臣言曰子堂上有二親家徒四壁齏鹽太學苟爲升斗之祿將以養親而爲狂直之言上以

諫天子下以忤宰相吾謂子無死所矣臣應之曰不然昔陽城爲國子司業召諸生誨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僕生平所志在忠與孝而忠孝不能兩立苟全一節雖死無憾天子仁聖如此而奸邪之人漸以浸漬使後世得以輕嘗吾君今不言將何以戴天而履地乎雖以此受戮不猶愈於今日之生乎用是不避斧鉞直書其事上干天聽雖蒙誅戮萬死無悔冒瀆天威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二十四日庚申粘罕過澤州遊騎直至孔寨河晉絳戒嚴二十六日壬戌太學正吳若上書言吳敏李邦彥

二月二十六日太學正吳若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昧死
獻言於皇帝陛下臣自正月以來數貢封章仰干天聽
不守愚分出位妄言加之事迫情危辭語抗率雖受誅
殛理所宜蒙而待罪三旬威命不至臣知陛下遭艱危
之會貪愚者之一得容庶人之謗議也雖然陛下有求
言之名未有用言之實有進賢之志未有用賢之方臣
竊惑之臣誠凡愚莫測其志但愚念今天下雖號乏材
然百官有司識慮之過於臣者何可勝數尋臣前日之
所謀質諸衆人之公論以揆始終之事變則陛下誠能
令大臣去自私之弊使疏遠者咸能竭其力參諸公論

擇通知民情者繕守備於內善料虜計者持使節於外
決不至虛張夷狄之勢以恐朝廷愚弄攻守之謀以惑
百姓如此之甚亦未必遽欲割地請和上貽祖宗之辱
也又况號令混淆是非紛亂名器不慎賞罰無章羣小
漏機而喪師奸人賣國而射利遂使兵民發憤排闕以
僭誅戮之權朝廷有人甯使至此臣所以敢疑陛下無
用言之實無任賢之方者謂是而已前悔何及來者尙
可改圖而宰相吳敏方文飾奸言庇邪黨罪以惑陛下
臣實駭此臣恐士大夫方附吳敏之炎莫敢言者臣不
顧身為陛下別白言之夫疏賤孤陋姓名不達於朝廷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一
莫如臣之鄙者未信而言至於四五不慮後患莫如臣
之戇者有一於此豈能赴功名之會今賊既退可以歸
矣舍微祿耕舊邱菽水養親臣之分也而猶徘徊顧戀
不能忘言於陛下者豈不以陛下之儉可以積財陛下
之仁可以得眾陛下之憂勤可以飭蠱蔽陛下之清慎
可以遠奸回然則收拾人心訓齊戎旅恢復疆土雪祖
宗之大恥不在陛下之時而何時耶聖君難逢志士難
合臣實歎此且臣攷祖宗之澤觀天人之心國家宜未
有陵遲之禍然陛下即位於倉皇之中日不暇給而黜
陟未明紀綱未振軍旅無律財粟無備賊本禍根尙在

腰領而心腹之臣如吳敏者反附下罔上則陵遲之形
見矣獨在陛下卓然獨斷於此數日之內奮張威柄爲
如何耳何則前日擾攘朝廷或有過舉人必恐陛下初
臨大政便歷艱危大臣多誤國之餘左右皆苟全之黨
陛下不得已循用之自然積弊未去若夫今日以後陛
下可一洗豺狼大芟蕪穢百姓所以期望於陛下者亦
不淺矣陛下如尙姑息舊奸蹈履前轍是猶漢成帝不
能奪王氏之權徒怪天變之多也故自此政有疵戾民
必不怨陛下一失民心內外解體何以緝理祖宗基業
臣願陛下嘗膽臥薪深念於此也臣憂憤之來心志未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一 九
定言不能文具其有利害事恭盡如後所貴乙夜之間簡
而易見伏惟陛下少加察焉一自古人主急於論相而
於今尤爲急宰相難以稱位而於今尤爲難臣竊聞陛
下之相張邦昌特因其面折童貫爾夫童貫奴才罪盈
惡著面折其短誰不能之而陛下以此相邦昌則論相
之術殆疏矣今陛下又相吳敏夫張邦昌器識局促畏
避保身決不能爲陛下整頓頹綱衆人往往能言之臣
不暇論至於吳敏才器必不在於張邦昌之下然士論
指爲蔡攸死黨前日建請上皇遜位乃蔡攸父子鈎探
先旨計會吳敏爲之冀敏立朝庇其宗禍臣始未以爲

信及見吳敏救李邦彥劄子則信不疑矣何以言之吳
敏稱李邦彥輔佐上皇自前歲以來罷易宰相更革政
事定山東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非徒救李邦彥乃救
蔡攸張本也又建言遣李鄴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
嗚呼敏謂四海不復有知識之士敢爲此言以欺陛下
耶李邦彥登禁從入政府幾年矣考其進身皆不以正
見政出多門紀綱敗壞天怒人怨盜賊繁興而方竭四
海之力起燕雲之師曾不能力諫不合而去乃方蔑棄
典禮復以妨賢路王黼用事邦彥實在政府坐見土崩
之勢已成晚乃結搆蔡攸罷黼就策審知不能獨行其

志可起復哉蔡攸首出燕雲論功受賞起登三事徐言不便與李邦彥情罪正同以此事君求脫誤國之刑未見其可至於敵兵壓境李邦彥不肯撫率京畿諸郡之民譬曉禍福身冒矢石同致其死以捍長河乃包裹橐囊津送妻子請陛下爲避逃之計不忠不智至此之極而欲以遣李鄴爲功良可驚笑臣聞割地取賂金人本謀李鄴不能逆知其情折之以癸拒之以死但望塵設拜以邀其歡輸款露誠以漏其機張皇過當以成其策李邦彥等軟懦亟令鄭望之之徒繼往有敢捐身立異者例抑不遣行初二日之戰李邦彥聞敗而喜故兵民

叩閭以泄其憤此乃陛下聖德感民民之願效死以除國賊以紹祖宗之休而吳敏輒引元魏高歡事以劫羣臣以動陛下是敏將爲宰相而杜言路之兆也夫衛士聚黨焚張彝宅怒其私也故高歡知士有離心散財結士今兵民伏闕殺內侍欲毆宰相者欣戴陛下也雖使高歡復生民肯忘祖宗之澤背陛下之聖而從之乎敏以此擬李綱种師道亦已過矣且陳氏貸粟高歡散財雖非人臣之所當爲然使齊君能脩其政魏氏能撫其民田常高歡適爲我用蕭何之得民曷嘗不爲漢高之福陛下果以百姓之心爲心則因此民怒可以作士氣

因此民勇可以振兵威豈但恢復土疆抑可鞭笞夷狄此真中興之祥而吳敏憂之不知權者也古今事固有形同而情異者衛士聚黨奮其私怒誠不當縱前日兵民叩闈第以用忠無術幾召亂耳知其區區之意豈不可憐哉崇甯以來防民之口其潰如此使百姓因忠憤而有極刑者朝廷之人亦有責矣吳敏又引王黼之惡而不及蔡京是黼逐敏而蔡攸召之之故也今日之禍王黼之罪當屬蔡京之次童貫之竊兵柄蔡京實縱之王黼特曲從上皇之欲取燕山耳當時王黼能諫則不爲宰相臣未知宣和廷臣誰肯不取宰相者王黼不爲

則今其無如王黼者乎吳敏能平心用刑立正蔡攸父子之罪民猶未弭其謗如顧私恩廢國法禍未息也且自崇甯以來縉紳非無才智之士例爲蔡京父子童貫梁師成王黼所污耆舊間若徐處仁者號爲勤儉公方然陛下召之而士論已謫其嘗以十事乞留蔡京矣攸其後來大槩徐處仁所長固不當以此廢之但士君子立身一敗不爲清議所重決不能大有爲於危疑之際者昔蘇軾有言君子未論其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背向誠有是理蓋使張商英陳瓘今日立朝所爲未必皆是而士民不敢異辭使宣和舊臣秉政在廷所爲未

必皆非而士民競先興謗陛下以此揆之則圖相之術明矣又况上皇還宮凡爲舊臣者皆有主辱臣死之責又有進退首尾之嫌宰執之間措身何地願陛下旁求俊彥天旣篤生陛下聖德必不至無一賢相贊助也一道路藉藉皆言蔡京在上皇時有保護邦本之策而陛下不忘其恩欲全宥之且欲用其子孫此正今日禍福之機不可不深論也蔡京父子濁亂天下爲鬼爲蜮毀壞祖宗基業誰不欲食其肉者且其父子凶險而有奸人之才如復令在朝則正人端士必不爲陛下用而輕躁嗜利者附之以進矣如此則民離心於下陛下孤立

於上此西漢王氏之禍也陛下之居儲貳名位繫於天下聖德聞於天下百姓歸心神明擁護雖有搖奪之變天下不從蔡京豈是忠良但度勢有不可不敢異謀爾况蔡京兄弟子孫享國厚祿誠有保護之言不爲分外况爲天下者不顧私恩丁公成漢祖者也漢祖斬之知其奸也魏徵背唐太宗者也太宗親之知其忠也蔡京父子本窺伺上皇自結免戮之計非特不忠於陛下又不忠於上皇而崇甯之初首進逢迎之言熒惑上皇履霜堅冰終致蒙塵之禍則陛下有義不戴天之仇今陛下將指奸邪爲忠義棄仇不復匹夫且不爲之况爲天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一
子者乎方今危疑之時能傳位於陛下此自上皇之英斷祖宗之威靈吳敏既饗天之力以爲已功濫據臺鼎蔡京父子又欲倚此全宗亦害天下公義矣願陛下圖之臣聞人主所以礪世磨鈍者名器賞罰也緩急之際財帛或不足於充賞刀鋸或不足於徧刑尤當謹守名器以昭勸沮之方崇甯以來金紫飾輿臺公王寵閹宦有志之士至以名器爲辱陛下即位當焦手濡足以救此風而輕者愈甚奉使如李鄴鄭望之張皇敵勢賣國謀身皆列禁省出使而未有功悉光華榮顯並玷樞輔不知朝廷平日養人何所用之一有使令必先賜賞又

進士雷觀等上書聞擢館職芻蕘之獻言陛下善而褒之亦榮於華袞矣館職可輕授哉祖宗召試館職之法抑可棄乎陛下亦知前日郎官有出使不屈節虜廷者儒生有應募血戰塗草野者否若使忠魂有知必憤於此等重賞矣又康王和戎本無他策徒以危疑之際毅然請行忍辱受危三旬於外勞則有矣何功之云今賞典太重前此無聞他日張邦昌交地而歸又將待以三公耶聖王作事動思可繼陛下誠憐康王出入待遇之恩特使頒錫之數超於諸王亦足勸矣名器不可輕也臣願陛下密諭康王牢辭此賞陛下從而許之君臣兩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一
得其美計之上也干冒天威臣無任昧死

云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四十一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四十二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 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十七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壬戌盡三月三日己巳

吳若又以書貽中丞許翰

書曰若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愛人以姑息必進偷安之言愛人以德必進藥石之論
近世公卿挾穿窬售身者多矣既自售身遂以此望人
故稍聞辨別是非者驚爲村鄙况肯受人之盡言乎要
非卓然特立自拔於流俗之中者未可與進藥石之論

也竊聞中丞丈昔在禁掖以代言不詭隨獲罪復拜職
青瑣以救孫傅被黜氣節如此必能受盡言者矣故願
効其區區夫主上新即位強寇犯城社稷震動賴祖宗
天地之靈僅免傾覆而承紀綱敗壞之餘人才彫喪之
後誤國之黨尙留廟堂賊民之官猶充郡縣國勢委靡
風俗陵夷士民顛顛猶望一賢相出輔聖主以直道定
國是以公論進人林盡去凶邪大收威柄慎惜名器平
用賞刑因民之怨以飭兵順民之欲以施政嘗瞻齧指
雪上皇遜位之辱而吳敏乃首以奸進附下罔上有摹
倣蔡京之志中丞知之而未言耶抑不悟其心也崇甯

以來臺諫皆熟視奸邪蓄縮閉口及其敗露已正典刑
而彈章始至故雖有臺職無救於亂獨陳瓘言蔡京於
威權之先至今天下稱頌以爲知幾中丞平昔自負必
不肯居陳瓘之下其早察之吳敏建請上皇遜位遂授
門下侍郎之除計其趨操豈復能自振士論喧噪因指
爲蔡攸死黨謂蔡氏父子探上皇旨意令敏投隙爲之
庶幾敏在朝廷庇其宗禍或果如此敏特人役也果可
在具瞻之位乎然若舊欽吳敏學問尙疑其徐有所處
及見救李邦彥劄子則始驚曰敏真諂用其心矣吳敏
先言軍人伏闕殺內侍歐宰相懼致高歡窺魏之事此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一 二
蓋欲以利害動人主而鉗天下之口也次言李邦彥輔
佐上皇前歲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北之寇皆
出其力此非特曲救李邦彥乃救蔡攸也又建言遣李
鄴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此蓋敏同主和議自徼其
功也卒言異時王黼奸惡而不及蔡京此又蔡京成吳
敏王黼逐之蔡攸召之之私也事皆不虛言庶可復昔
胡后亂朝魏政不競故衛士以私憤焚殺張彝之家非
爲國也高歡蓄馬積財本有異志因此結士無忌憚之
心至如前日軍民殺內侍毆宰相豈聞有私怨乎欣戴
主上之德欲除國賊張朝威耳雖使高歡復生知民之

未忘宋也而奸心自阻何窺伺之敢哉吳敏以此劫羣
下志必有所在矣初上皇之相蔡京也京首立上書朋
黨之法竄逐義士由此遂成壅蔽之風前日伏闕之事
乃二十餘年防民之甚奔潰如此今人主即位之初吳
敏當陳人心可畏使人主惕然知覆舟馭馬之戒而首
用高歡事動之此語一入言路塞矣杜牧賦秦阿房宮
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夫軍民政言如前日迺
中興之祥萬一壅之使至於敢怒而已則彼袒臂大呼
者豈復於闕下哉某嘗聞上皇時有爭得失執憲度者
輒批曰五代跋扈君弱臣強之風故雖賁育之勇者莫

敢犯雷霆之怒今有使臣下避高歡之禍則朱雲王章
復作亦不肯詣闕獻言矣吳敏此言不知宰相之體也
凡爲宰相者舉措慰天下之望百姓將以手加額未聞
蕭曹邴魏房杜姚宋隗人毆擊於闕廷之下也至於李
邦彥在王黼時似有士譽然身居政府知燕雲之事必
敗而持祿容身纔執親喪遽聞起復果以天下一日不
可無李邦彥乎則當力諫窮兵自焚之災稍申棄親事
君之義何乃深穴狡兔之窟潛爲鬼蜮之謀結蔡攸罷
王黼身取宰相而蔡京復出蔡攸亂常猶偃然不慚畧
飾要君之辭終無避責之實其爲患失與王黼何殊而

欲以罷黼爲功是猶蔡京諫取燕雲蔡攸自爲統帥父
欲免謗於後子欲徼功於前人臣甯不識機陷子王黼
之黨罪則罪爾至於心知不可意乃饗名首鼠妖狐愚
弄天下雖有刀鋸豈能盡刑若夫李鄴使虜兒童笑之
虛張敵勢震動朝野使大臣膽落兵將氣消坐視長驅
寸草不結且聞貪金邀地虜人本謀李鄴粗有知識自
可折之以計而乃賣國謀身與敵爲市及李稅一出喪
魄失言鄭望之輩又索高價於本朝輸忠款於異域吳
敏旣在樞府諒無藉口於將來遂借李邦彥爲有援於
事機指李鄴爲有功於國其與范蠡請會稽之罪舅犯

數從亡之愆識趣亦不等矣若夫王黼奸惡固難誅然比之蔡京十無四五童貫之能竊兵柄蔡京實縱之方童貫之惑上皇圖幽薊童貫王黼特欲分奇功取宰相耳蔡京劾國相何不死爭耶今吳敏用刑不平公論未允中丞丈如謂某言過當則請以吳敏召用人才觀之葉夢得棄於人倫遽典名郡又當過闕陸藻貪汚有素起守南門人主新即政之時召用一人四海拭目而敏乃先此二人何哉聞敏與葉夢得深交知其無罪夫百姓不可家至戶曉夢得之說四海具聞蔡攸召之上皇且以爲害風教矣不知吳敏何以白之於天下如曰流俗

謗議不足恤爲公議而用之則夢得之私恩歸於吳敏百姓之謗囂歸於主上矣十餘年來竭人膏血破人骨肉箕歛星奔盜賊蝟集使民父食其子夫賣其妻四海豈復有願戴之心獨以主上之居春宮仁儉清修繫天下望至倉卒之變上皇止能傳位遂舍社稷吳敏不深念此又欲令主上抑人心違公論棄人之望而不用舍罪之魁而不誅指高歡以動羣臣戒元魏而防民口萬一使主上結怨於民中興之功不亦難乎某嘗論上皇大臣皆有主辱臣死之責不當在廷而吳敏之徒不當作相何則援立之功如周公之於成王霍光之於昭帝

乃當秉政不辭至於今日上皇還宮以就孝養吳敏等自有進退顧避之嫌羣下易以生間昔房瑄但一為肅宗送寶冊爾身當親任賀蘭進明遂得疑之瑄雖不長於兵然陳陶斜之禍未必不以上下疑沮而致敗也昔周武用文王之呂望漢惠用高祖之蕭曹因民之心遂成大業至於漢宣帝心疑霍光而亟用魏相唐太宗欲誅裴寂而親信魏徵用舍之宜固自有理中丞丈其為國家審思之亦所以忠於吳敏也又聞中丞丈與吳敏厚果爾敏不罷中丞不當居職蓋聞蔡京王黼之相也開封臺諫徧置腹心說者曰欲逐則臺諫為擊之欲罪

吳子程行儀一板

則開封府為鍛煉之此蔡京王黼所以權傾天下而上皇不悟也今吳敏未必能至此但中丞丈善自為謀可也中丞丈如無歉於心不避此職亟言吳敏乃可免謗於天下耳吳若字秀海相州人以上舍釋褐官修職郎文學優瞻議論慷慨娶張邦昌姪女嘗勸邦昌諫上皇花石事邦昌不聽乃言於邦昌之妻妻曰吳郎風邪何忽如此除太學正上書謂敏之救邦彥乃是救蔡攸其端可見書聞人人傳觀上不欲拂邦彥吳敏之意故斥吳若與舍人差遣即日出城若欣然而去頗為士林所深惜

粘罕過澤州逢奉使路允迪等言城下講和已割三鎮乃還太原

粘罕還太原於城外舊城築而居之號曰元帥府盡陷屬縣運芻粟爲久居之計

御史中丞許翰上書論決戰有五利

臣伏見金狄退師以來朝廷縉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恃以爲安而臣獨終夜不寢方以爲憂夫以夷狄之性貪婪無厭而我旣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所割三鎮疾馳三日則突騎犯都飛塵入宮闕矣當此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土地不可復割邊鄙之

師不可復召智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變可勝言哉今聞姚古引兵已次國郊竊謂陛下可一以闔外之事制於將帥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不疑臣嘗熟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阨井陘西斷太行內守大河國固無患虜以殘敝將歸之兵力不能復此三鎮故勝亦利不勝亦利此可決戰一也虜欲旣盈將驕卒懈時益暄熱人馬喘汗以我方銳擊其惰歸此可決戰二也我眾彼寡以十當一反顧者誅旋踵者斬使威令旣行則敗弱者奮况於關陝百戰之士外誘於金繒而內激於憤恥破敵必矣此可決

戰三也。种師道持重名將，令雖老疾，智畧足恃。議者見其木訥，若無策畫。此蓋不以口擊賊者。昔趙括論兵，其父奢不能難也。而奢謂括將必敗趙師。宋文帝在江左，聞王元謨論兵，飄飄有伊洛間意。及使之將，望風奔潰。聞師道自少沈毅，蓋其天姿介胄之士，瞋目難語。自古而然，未可遂疑。况今濟以姚古，必能相與立功。此可決戰四也。陛下仁聖，誠動萬姓義感，三軍人人思爲國死。以滌中原之恥，而發七廟之憤。夫天時易失，而人心難收。陛下今不乘此利勢，後必悔之。此可決戰五也。今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張虜勢，虛喝恐劫苟安。目前爲患

萬世，其意亦無他。不過謂戰不勝，則咎歸議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無患，明年盛秋胡騎復來，則必諉曰：國家事狄不至，不得歸咎和者。奸回自營，孰便於此？非復有爲陛下宗廟社稷長慮。卻顧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要觀大計如何耳。議者以姚平仲前日妄動小衄，以爲王師不可復用。傳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故願陛下斷之而已。

又上書

臣伏見王師旣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今古蓋未有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心

不一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庇之此精神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究爲和爲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高帝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爲一代之英雄攷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勵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於中此其所以爲英雄也陛下決和議則臣欲陛下取太史公史記虞卿傳覽其反復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十二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而河地之無河東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汴不可都謀度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爲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

能立國而中原邱墟遂陷胡貊後世有王導謝安之才則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坏土則將若之何言至此可爲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騷動天下尤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爲太祖即位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爲不侔矣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體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虜在掌握縱而不取使之益張若之何而以太祖爲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議和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虜不釋憾則渡河

之師當戰戰則必有漕運之役有應援之兵有屯據之要皆當素治不計小卻專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銳已亡何以取勝凡今爲和議苟取目前之事然亦未可必也臣聞河西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與其爲虜則南向作賊死爲中原鬼使三鎮之眾發憤怨懟人爲寇攘非小變也姑息目前亦未易易况又方來之患未知稅駕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反曰艱大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討唐憲

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震周世宗即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疑者度眾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敗自持其說近种師道爲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刳寨之法不用大兵當少擾之使自蹂藉而後可乘又地勢橫入江湖中此利誘使戰不利以兵入寇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敗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將不恃謀將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

鈔本入內二字注在上一
行內侍府上

入敗不窮追近冬復來遂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
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與虜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
策同而成敗之功效異者何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弱而
示之以畏故虜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強受之以和故
虜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縱敵之患欲爲景德之寬大
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以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
年虜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國不保數年而
欲定萬世之策必不能矣乞下臣章使有司定議詔曰
是事甚大可令三省樞密院議取長策以付諸將
改金字牌入內

內侍省狀比因金人入寇截攔遞角內有御前金字牌
子竊慮倣效製造欲將舊法御前劄子等不得入鋪朱
紅金字牌子改用黃漆朱紅字牌子奉聖旨依奏
誅梁方平

臣寮上言金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灌各統精兵控扼
河津方平敗衄棄河不守灌望風而遁今灌以重傷死
於牖下而方平未正典刑奉聖旨依軍法

初金人在城下梁方平守京師西壁方平命軍士矢無
虛發候賊近則射之百姓以爲方平叛率眾數千喧囂
執方平開封囚之謂方平家藏金人乃入其家破其家

賞官司斬首亂者數人乃定至是李綱建議請誅方平
遂斬於市

靖康前錄曰是日收梁方平械送開封府治不守河之
罪斬於茅橋下

二十九日乙丑李邦彥乞持服依奏

三月一日丁卯朔賞功詔書

詔曰朕初歷服適遭艱難賴天之靈敵人悔禍永惟士
大夫擐甲胄冒矢石捍寇勤王率用有就朕甚嘉之夫
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朕操威福
之柄馭賞罰之權不愛高爵重賞以待戰士其令有司

速具等第立功將士之名來上毋以愛憎爲高下務在
必當庶幾賞不踰時感勵思奮協圖康功今後非有軍
功戰功實有勞績之人外並無恩倖非泛轉官賞賜播
告遠邇明知朕意

二日戊辰詔德安府進士張柄太學生雷觀上書論事可
嘉並與同進士出身補迪功郎除秘書正字

詔詞朕初宅不祚務廣聽納庶采異同之論以滌壅蔽
之奸雖布衣之士一言之善亦兼收並取而不遺况爾
等器識之美術業之富剡牘來上文義燦然肆加褒渥
以就官使夫博士師儒職也爾自諸生遂陞此選其亦

榮矣得之非艱持之惟艱往祗朕訓以克有終可依前件

靖康錄曰上自即位以來芻蕘之言封章日不下數十函乙夜觀覽未嘗稍厭有一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行與大臣議論嘗輟食吐哺前席咨訪陟自東宮時徒宮中服御器皿與夫府庫之積兼輜重共不及百擔而圖書居其半幃帳無文繡之麗機榻無丹漆之飾規為素樸聽政未有月餘聞革其弊政凡一百五事收其贏資與其羨卒足食足兵故攘卻夷狄而歛不及於天下者慎乃儉德之所致非矯拂所能為也六賊如王黼梁

師成李邦彥譚稹或竄或殛至是蔡京父子童貫朱勔亦皆正其罪斬方平首戒後之領軍逗遛而歸者何灌罪與方平等雖死不赦奪官及其子孫起唐恪為樞密許翰為中丞供職姚古种師道師中為制置使馮澥何桌陳過庭梅執禮皆被召徐處仁上心眷之俟其至虛上宰未除輿論快然太平之期跂踵可待三月二日太學生雷觀張柄以二月五日上書合旨賜進士及第試觀二子之書論事各得陳東十一而已東以免戮為幸而二子榮遇如此彼使金人不屈而死如郎官傅察者未聞褒崇盡言極諫忠衛社稷不諛君父不附宰執如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二
吳若者反見斥逐天下事出人意外舉不可以逆料也
三日己巳太宰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

門下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風崇舊優賢實重朝廷之
體眷予元弼爲國良臣用舍雖繫於時始終且篤其義
誕敷明命敷告治朝光祿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
昌智沈而識精氣博而用遠蚤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
久預政機天下實受其賜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臺
衡丙吉有聲獨擅邊書之備王商多質有嚴漢相之威
念其行李之勤處以眞祠之逸陞華秘殿庶尙便於諮
詢陪賦爰田用昭宣於物采於戲留侯知足願遺人事

之勞南仲將歸母憚簡書之急其全明哲以保功名可
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依前光祿大夫加食邑
七百戶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四十二終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二

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四十三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十八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日己巳盡十六日壬午

中書侍郎徐處仁太宰兼門下侍郎

門下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
用方更張於初載蓋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焉往
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心強固守道端方器
博而周知輕葺宣之方畧才全而藏用陋黃霸之功名
尚猶黃髮之詢實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三
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周封八百國當謹守於
輿圖漢制三千條期盡遵於軌跡欲興聖統無踰近臣
庸登左揆之崇兼列東堂之侍並增爵秩昭示寵光嗚
呼多難以興在勉強而行道無爲而治期垂拱以仰成
其蹈古人之爲毋負天下之譽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
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

唐恪中書侍郎翰林學士何臬尚書右丞耿南仲尚書左
丞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梅執禮翰林學士陳過
庭御史中丞簽書樞密院事尚書右丞
李稅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李稅接宮

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靖康前錄曰前此遣使臣追虛中本欲治脫身之罪是
日晚金使人適來議和正乏人奉使乃令虛中行初至
賊營與藥師相視而笑講燕中舊好故也使回欲以兩
府指畫地界政府皇恐之甚虛中因此爲樞密使再往
談說令以次官行乃遣太學正秦檜借禮部侍郎往河
間程瑀借戶部侍郎往眞定路允迪往太原沈晦借給
事中齎誓書入金國虛中還朝不自引咎挾奉使之功
洋洋然甚有德色尋以言出之青州社當時三鎮割地之
詔及晦所齎誓書其間有云虛中詞也

五日辛未王安中責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臣寮上言臣聞賞罰國之大柄人君所以馭羣臣定國是立主威蓋功同賞異則賞不足以示勸罪同罰異則罰不足以示懲昔漢宣帝致中興之盛本於信賞必罰而已自古致治之君未有不由此也謹按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王安中性資奸回善自緣飾任數挾詐力圖進取始以小官附會梁帥成而進每懷罔上之心不顧事君之節安中以輔臣當閫外之寄其任可爲重矣而安中內則締交王黼外則求合蔡攸童貫論奏者

莫非諛說之言講誦者莫非祥瑞之事至於虜情變詐朝廷所當關防軍民利害朝廷所當撫存未嘗一言及之暨安中還朝坐席未煖戎寇猖獗長驅而來使近畿與河朔之民被刦掠者室廬焚蕩貲財委棄父子骨肉肝腦塗地仰貽陛下甯旰之憂皆安中等公肆誕謾助成邊患之所致也其罪不在梁帥成譚楨之下而安中尙以從官領宮祠擁厚賞優游自便使安中自爲計不過如此實未厭天下公議臣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明正典刑投竄遠方則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取進止三月四日奉聖旨王安中帥燕日

久藥師結構叛命並不譏察懷奸庇惡跡狀甚明罪大責輕言章未已速將上取旨重行貶竄三月五日奉聖旨王安石責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王蕃瓊州安置

孫覲妄言太學生伏闕事可別與差遣

汪藻上宰執劄子乞迎太上皇還闕

某嘗觀孔子陳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自庶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則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型於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爲家顧

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親必與焉古之言孝如舜者亦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歟曰舜烏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於天下以治斯人之謂也舍是吾無以爲治矣然則徇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下古無是理恭維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悵然非不知天子仁孝重違上皇之心姑順適之而議者謂廟堂諸公無一言救止於扶顛持

危之計爲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之患何代無之政使犯闕爲上皇者當痛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恥慰軍民之心爲主上者當迎上皇宮中朝夕定省以寬其危疑震憂之念乃使倉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期萬一先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爲人主能以天下養乎方車駕之出也衣冠皇駭傾國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爲名未聞有請於朝而貴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奉頭鼠竄會無數人在君側爲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是謂朝廷尙有

政令乎且四海之師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某比過泗州聞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皇惑莫知所從雖行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之人情觀望不無疑恐旣某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藉藉以南幸爲非有不悅之言所至藩籬雞犬蕭然一空爲之寒心者數日至揚州聞有奉迎之詔道路少安旋聞渡江無不失色比得鎮江報官兵日給六千餘緡而小人獻議者繕營宮室移植花竹購買園池科須百出矣墨制紛然轉易守令遷官賜服畧無虛日矣唐恪翁彥國師也惑於誥命並行而莫知有朝廷矣朱勔糞除其家率歙州縣

爲乘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屬於道矣昨日又聞行宮指揮頗留勤王之師以自衛傳者洶洶遂以爲江津非給符不渡蘇常數州居民遷徙皆不安其居蓋天下之弊嘗極矣幸天儆戒曠然大變眞千載一時也謂當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南已絕維新之望矣今敵尙未去郊此何等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又何望耶以鎮江行營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漕之民將見塗炭而東南和糴指揮使於是廢格民旣愁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青谿之役西兵方春

以瘴死人人土思其勢必亂上皇豈得高枕而臥耶某以爲上皇糠粃天下褰裳去之蓋已超然萬物之上矣其中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憂過計者以羣小在側耳嗚呼小人平居猶無顧惜况自知稔惡天下之所不赦苟紓歲月之死亦何所不至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憂也使廟堂慮乎車駕不動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而已小人揣上皇享國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方富於春秋以龍德爲隘引周穆王瑤池之事以勸其游陳肅宗西內之戒以箝其返挾此爲奸駸駸不已則予我劍南一道之言有時而出矣不知何以答之自江

以南詔令將壅不行而上皇晨昏之禮缺矣當是之時天子果得爲孝乎本數人者新表南殿家未下之木也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典刑不正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乎方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不之間又何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大變者果安在哉爲今之計莫若重爲禮以必上皇之歸遣見任宰臣爲迎奉上皇使天子率百官東向臨遣於庭退而齋居蔬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以必死大賞隨行將士令扈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尙敢牽制則自行宮使以下擇其甚者易之彼爲奸謀者旣去直言日聞則上皇亦不復留矣

行宮旣復二聖重歡雖上皇愴然不復以萬幾關心然閱天下理義多矣大事應稟而後行志同於上命一於下乾坤再造國祚無疆天子之孝孰大於是舍是不圖異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少加意焉天下幸甚李稅鄭望之李艱落職不許宮祠

李稅鄭望之李艱落職不許宮祠以奉使失詞故也門下侍郎趙野充太上皇行宮迎奉使

傳信錄曰初道君以正月初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則於岸側得般運磚瓦船乘載飢甚於舟人處

得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於州宅
得衣被之屬市駿驟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
憇宇文粹中及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
千扈從渡淮以如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
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居揚州皇子帝姬皆流寓沿
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關閉
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以綱運於所在
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且藉藉言有
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臣於是遣聶山為
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

余因奏事福甯殿留身白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
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
林甫墓李泌諫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
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所圖不成
為數人所覺共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
處之上感悟曰柰何余對曰罷山之行顯責童貫朱勔
之屬陛下降詔蔡攸委令勸道君去此數人早回鑾輿
可以不勞而事定矣上以為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朱
勔之屬皆相繼罷去太上皇將回鑾故遣趙野前去奉
迎

七日癸酉詣景靈東宮燒香

八日甲戌詣景靈西宮燒香

九日乙亥詣陽德觀凝祥池中太乙宮佑神觀相國寺燒香

戎馬已退躬謝祖宗也令在京寺觀為建齋醮道場追薦陣亡將士被害人民

校書郎陳公輔劄子乞擇相

臣竊觀國家強虜入寇中外震恐陛下初臨萬幾遭此擾攘深軫聖慮公卿大夫誤國至此臣不勝痛憤臣有愚見輒不避死亡之誅上干天聽伏惟陛下少留神焉

此書已係在世未清
康元年二月十日令書出
才陽教夫是石精書於
是書溫通鑑之及也
右帥本不與何人極事

此書書以陸桂法入
行將此均用

臣聞憲宗用一裴度而平淮西武宗用一李德裕而平澤潞自古剪除寇難興復治功必排斥眾議屏除奸邪而信任忠勇有為之才然後可責其成功也臣自聞邊寇為警夙夜危懼曾詣都堂畧陳守禦之策見任宰相大臣皆狐疑不斷牽制其事今已經月條畫措置並未就緒况此數人事上皇累年皆阿諛順旨持祿養交未嘗建明一事禪補聖朝致有今日之患蓋平昔無事尚不足恃豈可使之當今日之變乎陛下今日復用之士論民心莫不歎息不惟不足以了今日事他日亦必誤陛下臣謂前日奮不顧身力贊陛下登此寶位必安社

稷臣固當知之矣胡不專任委以軍國大事不使眾議移之羣邪沮之使盡其才力以了天下事至於朝士大夫與昔時慷慨論事不畏豪強得罪在外亦不無其人可以錄用但宰相未肯爲陛下言之往往引用皆其親黨臣竊惟陛下前日積德東宮謙恭謹畏退託不能乃人子之道今日統御九有撫臨萬邦乃人君之權固當奮乾之剛繼離之明興大利除大害上以承祖宗無疆之休下以慰四海生靈之望不宜拘守常之論謂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爲難能也太上皇剛明勇決一旦改悔知爲羣邪所誤痛自罪已陛下誠能慨然有爲罷去

昔時用事之臣而委任眞賢興舉治道是乃奉承太上皇之志也帝王盛德何以加此臣疏賤小臣輒敢言及朝廷大臣冒犯天威自知必死然不敢惜死顧有說焉夫宰相大臣非其人諫官御史可以言之今侍御諫官宰相門人不肯言也侍從之臣可以言之今侍從皆顧惜名位不敢言也惟臣小官無所顧恤誠知愛國不知謀身所以爲陛下言之臣更不言是陛下終不得聞宰相大臣之過也宰相大臣天子不知何足以論天下之治哉又况陛下當即位之初以論相擇人爲先不可不謹此一舉願陛下斷而行之實天下幸甚書奏乃罷邦

彥孝迪懋以吳敏爲少宰出邦彥知鄧州孝迪以資學爲醴泉觀使懋以資學爲大名尹召徐處仁唐恪於外郡處仁召爲中書侍郎恪宣和初爲戶部尙書言應奉司之害忤王黼遂落職知滁州後奉宮祠七年召爲戶部尙書是歲秋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聞京師被圍遣兵官邊順以兵勤王太學生陳東上書乞召恪及徐處仁置諸左右而李邦彥亦薦恪遂召還闕除同知樞密院事

十五日辛巳太上皇誥賜宋喚

誥曰予夙心慕道託神器於嗣聖丕承天命喜無所喻

然有恭謝難即燕安御舟東來重煩有司御兵僅滿三千庶事草創固可知也及邊事弛備胡騎犯闕行宮邈在淮泗而都城盡閉道路隔絕深自爲念恐貽嗣聖之憂因留浙兵以自衛至於止糧綱絕遞角皆私憂過計恐資寇爾緣此三事奸人乘間造言緣飾形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劄名敕州縣而實及予躬興言及此不覺流涕比緣嗣聖遣宋喚齋書至行宮遂得交通父子之情話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宮釋然胸中無有芥蒂重惟宗廟再安雖賴大臣翊贊之功至若使父子間歡然畧無纖毫憂疑者喚竭力爲多也傳言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若張仲在周而宣王有成功信孝子錫類之效矣。喚周旋兩宮庶幾古人有足稱者。因書其事以賜宋喚。

十六日壬午秘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劄子乞擇重臣迎候道君皇帝。

奏曰恭聞上皇聖駕將還中外欣慶此陛下孝誠所感天下之幸也。然議者以爲上皇左右有懷奸之臣創造語言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竊惑之。仰惟上皇臨御日久去年冬夷狄侵擾因厭萬幾之煩遂欲內禪而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諭數四方即大寶此與唐

睿宗因星變而答天戒太子惶恐入請事體稍類豈比明皇帝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歡好之情雖千萬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爲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詔旨豈有私意哉。雖使奸臣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德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也上皇於陛下親耶羣臣親耶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寮未悉此意遂或因道路相傳之語皇惑聖聽致父子間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况上皇聰明勇智度量豁達不防奸邪浸以欺惑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三 十一
既已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在位時已自
下哀痛之詔追惟已愆引咎興歎大革弊端蠲除宿害
質諸天地不復更易雖禹湯罪已周公改過何以復加
陛下今日所行皆遵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恐趙
野輩不能委曲爲陛下感激陳請欲乞更擇重臣節次
往前路迎接萬一上皇聖旨少有所疑即當懇切備述
陛下篤孝之誠一一開具去年詔書與今日奉行之意
實無少異至於誅逐奸惡明正典刑乃深憤羣邪誤國
致上皇有遜位南幸之事雪君父之恥孝莫大於此也
上皇英睿剛決倘悉此意何至有疑哉然後迎奉之禮

備加隆盛陛下鑿輿親出近郊后妃嬪御親王貴戚下
至公卿百官士庶耆老皆當往迎俾聖意悟前日之志
恩遽如彼今日之歸尊榮如此自非陛下堪任付託之
重使寇難稍平京師又安庶事修舉人心歡快能若是
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爲天子父尊之至也
自還宮後凡百供奉之物陛下過爲儉約上皇務極隆
厚著爲令式使四方具知陛下處已之薄奉親之厚以
勸天下之孝仍乞於人臣中選端直之士有德行學問
全忠孝大節者輔贊上皇日侍燕閒開導聖心窮天人
性命之真脫然不復以天下事累已嗇神斂明清心養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三
氣用保無疆之壽豈不善哉臣聞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陛下貴爲天子惟父爲尊得盡孝養之禮誠天下之樂不可有加臣愚伏願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以事其父父子間洞然無纖芥之嫌固足以感動上皇之心讒邪不入慈愛愈隆則天地鬼神保佑聖躬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養宗社增休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非有言責然區區愚衷夙夜不忘愛君憂國之心故前後屢以狂言上干天誅今又不避僭越之罪妄意議及陛下父子之間臣死有餘責伏惟睿慈

特賜裁處臣不勝恐懼激切之至先是門下侍郎趙野往奉迎而讒人離間兩宮公輔奏此劄子上覽奏感動遂除公輔見闕諫官

詔河北三帥固守三鎮

詔曰朕承太上皇付託之重即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廟之靈守備弗缺久迺退師而金人屢盟終弗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粘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又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將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稅李鄴鄭望之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三 十四
悉行罷黜已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全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朕不忍陷此三鎮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

遺史曰金人之犯京師也城下之盟割河北河東三鎮以講和好金人退兵至是太原猶堅守不下而河間中山亦爲國家守朝廷知三鎮人心不願割地且議者謂三鎮之地不可割遂令固守乃降是詔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四十三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四十四

朝散大夫兼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十九

起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癸未盡二十八日甲午

十七日癸未太上皇回鑾次南都遣李綱出迎並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台

傳信錄曰先是太上皇回次南都不進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其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爾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具條陳自圍城以來

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而徐處仁等謂余此行有賁育之勇余笑曰古人猶單騎見虜况故君乎上令余齋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四方所知獎諭以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叙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効犬馬之

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善公者余愧謝因奏曰昨臣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猶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脈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自運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爲然因問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余具

以實對復曰賊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消君曰爲社稷計豈得論此余於是竊歎道君大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爲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難時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奸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之意者每得御筆批問輒憂懼不准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

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懼然爲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竄陛下回鑿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意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余次拱州迎奉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

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儀物適至南都
士女夾道聳觀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

二十三日辭再對於幄殿道君出青詞藁一紙傳宣示宰執百

官乃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

三五璇璣七九飛天大法師都天教主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

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效至

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

大寶於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遐邇歸

順宇宙得甯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

是賊兵偃戢普率康甯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閑寂

願天昭監臣弗敢忘若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

獲罪當大已上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

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國咸甯

伏望真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齋臣密

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仙曹伏望告報臣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

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

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

中出書付余乃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有大

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沮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行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語奏知上批答曰卿適來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

十八日甲申尚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賊出榜曉諭

勘會高陽關路安撫使陳邁狀申據探報大金賊馬約二萬餘於中山府北唐河北岸蓋起五六座橋見搬運車仗過河岸立寨及已有過保州界分之人所有本路即今並無賊馬州郡守禦平安又中山府路安撫使詹度奏二月十八日金人到城下探知城中有備及人心堅確往往連夜發行車仗及路拔寨北歸兼令王觀察

同程瑀到城下云非是不來打城乃爲兩朝和好不欲違盟我大金人馬與太子郎君懋且北頭去也不是怕你本府自圍閉以來不住接戰斬獲數多兼曾殺其四太子都廝棘大王等酋首及城上多張神臂弓矢石等乘間擊射賊人往往畏避不敢輕犯密使人探得賊情大段憂疑至數日必是遁去又竊慮民間尙有疑惑已榜河南北市曉示各令知悉

十九日乙酉太上皇后還京師

太上皇后還京師車駕出郊奉迎

二十日丙戌太上皇回鑾至南都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四 五
二十三日己丑高世由等守澤州有勞除直龍圖閣通判
時樞除直秘閣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澤州高世由等守州城使粘罕
不敢以兵犯宜加褒賞詔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知澤
州高世由特除龍圖閣通判時樞可直秘閣其餘守城
有功人令世由等具狀報明聞奏奉勅下項朝請大夫
權知澤州高世由可直龍圖閣朝奉大夫通判澤州時
樞可直秘閣差遣如故敕高世由等承平日久戎備浸
隳屬胡騎之猖狂悼吾民之奔潰爾等奮於忠義克保
孤城相彼徑行率多降敵稽考其效敢後褻旌服我恩

教方下拉行低一板

榮終全名節可依前件

二十四日庚寅姚古收復隆德府

河東制置姚古狀申尚書省恭依聖訓分遣將兵前去
救援太原已於今月二十四日收復隆德府訖及生擒
僞知府姚璠太師通判郝伸少監知縣儲汝並通知印
記令解送姚璠等赴闕者

幼老春秋曰姚古克隆德府初姚古爲熙河路經畧使
也鞏州王德有赴功名之心以勇武隸其麾下古爲河
東路置制使以兵救援太原府也與宣撫司幹當公事
折彥質相遇於懷衛之間未得虜之虛實聞隆德府威

勝軍已爲金人所陷沒古乃遣德硬探德斬虜酋一人持首以還具以虛實報古遂補德進武校尉復令德往且戒其必得生口將親詰之德許諾引十六騎疾速入隆德府生擒僞知府姚璠太師以還古大驚謂曰昔傳介子班超之倫何足以相擬他日功名須遠到古即引眾疾趨遂復取隆德府擒僞通判郝伸少監僞知縣儲汝並知縣印記解送赴闕上臨軒問姚璠被擒狀璠曰亡臣爲夜叉所獲自是德有夜叉之號

范仲熊北記曰姚古別將陳迪擒大金所置知府姚璠以歸

手詔諸路選將練兵

手詔諸路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納闕額繕治甲器儲蓄芻糧預備軍須陝西諸路召募敢勇河北訓練保甲盡數團結陝西選擇保甲三萬人分作十軍鼎澧路弓箭手揀選六千人一千騎湖南北路峒丁選練各六千人聽候朝廷指揮河北京東西弓箭手射生戶預行團集仍具的確人數申樞密院

二十五日辛卯李綱自南都回至闕

中山路安撫使詹度河東安撫使張孝純高陽關路安撫使陳邁守城有功並除資政殿學士

宇文虛中落職官祠鄭望之李鄴除戶部侍郎並給事中
指揮更不施行王孝迪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
二十六日壬辰姚古收復威勝軍

尚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賊出榜曉諭河北宣撫使种
師道奏昨奉聖訓保守三鎮逐金人出界臣措置催督
進兵救援隨機應發追逐掩擊去後今月十日據种師
中申契勘金人兵並已逼逐出界其中山河間府兩鎮
並沿邊諸州軍並平安奏聞事又中山府路安撫使司
奏契勘金賊三月三日回途再到本府臣率士卒撓其
寨柵賊知難攻遂過唐河迤邐北去今月四日五更保

尚書省劄子
河北提行依一板

州等處追逃出寨並已過易州城分去訖本路保護僖
祖順祖陵寢並無疏虞本路前後接戰及劫寨共八十
餘次斬獲及擒賊兵共計五百九十九人及奪到孳畜
八千五百五十三頭匹口雲梯鵝車洞子器甲旗鼓等
一萬七千四十六副件燒奪糧草四十三車奪到金銀
疋帛等奪回虜去京畿及諸州軍人口五千二百一人
一面散去歸業人口不計數且並收到遺下糧斛約六
七萬石見行盤量奏聞事又河東路制置使姚古狀申
恭維聖訓分遣將兵前去救援太原三月二十四日已
收復隆德府生擒到偽知府姚璠通判郝伸知縣儲汝

二十五日又收復威勝軍了當古竊慮民間尙有疑惑已榜河南北市曉諭各令知悉

二十七日癸巳李綱自應天府奉迎回乞宮祠

傳信錄曰是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爲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卻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云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

所謂竊鈇者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闇推之其患有至於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採上笑之而南仲拂然怒甚既退再召對於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搆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執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四 九
素已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但臣以菲才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里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安敢復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搆朕所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因再拜辭出居啟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劄子曰臣聞見危致命臣子之常分陳力就列古人之格言方艱難之時固當徇國忘軀而於揣分量才又有不能則止之義輒伸愚懇上瀆天聽伏念臣賦性蠢愚學問荒淺比由庶僚荷陛下異恩擢在

政府自蒙委任夙夜究心外捍強敵內安眾志上賴宗廟社稷之靈陛下仁聖所格醜類退師京邑安堵傳檄而三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區區之忠志願粗畢而臣自事變以來夜以繼日無時暫休智術殫於思慮意氣索於憂虞內度綿薄實難勉強况今朝登老成賢智並用正論得伸於廟堂德意下洽於海隅自此天下豪傑忠智之士當連茹而進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副陛下嘗膽臥薪之意願如臣者材術既疏心慮慣耗深恐有誤使令以速罪戾伏望聖慈許罷臣知樞密院事特除一在外宮觀任便居住則仰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

捐軀報國期於異日干冒天威取進止御批今封還卿
奏豈可如此朕付任之意至矣更勿少疑不得再有請
雖累百章亦當封還

誅趙良嗣於郴州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今日構成邊患幾傾社稷實
自歸朝官趙良嗣始今猶居郴安處善地典刑未正公
議不容奉旨趙良嗣取首級令廣南西路轉運使李昇
之監行刑其子孫送吉陽軍編管

二十八日甲午李綱再乞宮祠

第二劄子曰臣適具奏以備經憂虞心慮慣耗乞罷臣

知樞密院事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封回
所奏章御批訓諭令不得再請聖意隆厚感戴天恩非
臣捐軀所能上報竊念臣奮自寒苦初無所長遭遇陛
下龍飛之初適丁艱難國家多事猥被獎擢得見危致
命少効臣節都邑底甯夷狄遁歸斯皆陛下聖德所致
如臣何力之有然而危疑之跡疏拙寡助力小任大夙
夜憂恐自非陛下深察而保全之甯有今日嘗願俟賊
馬既退三鎮無虞上皇鑿輿還闕二聖重歡目睹盛事
乞身歸休安於田畝乃其素志適今早進對與大臣議
論不合遂詆臣以士庶伏闕之事疑臣結構至欲送御

史根治伏念臣備位樞管橫遭誣讎有玷國體甯不痛心所以遽上封章實非獲已雖蒙聖恩委曲宣諭終不自安伏冀哀矜使遂所請未填溝壑誓當捐軀以圖仰報臣更不敢供職見般出啟聖院安泊聽候指揮取進止奉御札依已降旨不許般出啟聖院依舊赴院供職第三劄子曰臣伏蒙陛下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在外宮祠持詔降御批令臣依已降旨赴院供職仰荷聖恩彌深感戴臣聞難進易退者君子之風貪位慕祿者人臣之戒臣自庶僚荷陛下特達之知擢參大政遂長樞廷所以輒受而不敢固辭者蓋以時方艱難義當自竭雖叨

冒非據不自知其不可然於君子難進之義已不能無愧今日戎馬既回國勢初定庶幾引退以補前愆至於貪位慕祿則非臣之素志也况因廷對同列議論偶有不合遂遭詆誣苟包羞忍恥強顏取容不惟有玷國體亦將取輕於陛下其何以協贊帷幄之謀折衝萬里故敢仰恃天恩乞身而退庶幾去就之節上無愧於古人伏望聖慈矜臣區區非敢沾激乞從所請勿使顛躋荷恩無窮沒齒難報見今已在啟聖院聽候指揮取進止奉御筆可赴院供職不得再有陳請今還卿奏

監察御史余應求劄子言中人不可預軍事

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爲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於多魚夙沙衛殿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爲後世深戒者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譚稹終爲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弭選將擇帥當因委任責以成效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干預軍政也臣竊見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畫一乞今日報將兵復驗首提點賞犒催促糧運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又預軍政矣雖名承受其實監軍也夫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

則坐分功賞退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乞以隨軍步馬各兩隊護居近裏勾當抽摘隨行防護是又踵唐監軍之跡也如此豈有挺身赴敵死於行陳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勞它時爲制將自茲始矣臣又觀童貫之初用事也爲河西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爲措置邊事又爲安撫制置使又爲宣撫使終之爵郡王職樞管譚稹之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爲勾當公事又爲淮浙制置使末乃爲河東宣撫使蓋其由來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爲承受預軍政師還有功後或任使

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爲貫槓者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防微杜漸當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將帥以治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慎守典憲無敢侵紊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爲亂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竄責以爲中人預軍事之戒以示專任將帥之意不勝幸甚奉聖旨王嗣昌奏請畫一指揮更不施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四十四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四十五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二十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丙申盡四月十六日壬子三十日丙申蔡京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德安府安置蔡攸前去省侍

太上皇自淮浙回鑾已泝汴過宿州先是蔡攸已降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已解行宮使又有旨令攸專一扈從道君還闕攸具奏奉迎使副並至行宮臣罪戾之餘宜退伏田里乞依已降責命罷專一

扈從事聞又差攸行宮副使朝臣慮攸入京城別肆奸
心乃上言故有是命

臣寮上言臣等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
壞綱紀使朝廷失信於四夷致上皇負謗於天下軍民
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非一其他元惡巨奸悉
已竄逐獨京父子尚遲回近甸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
引避欲以扈衛行宮爲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
慮若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
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
責施行三月三十日奉聖旨京攸累有言章蔡京可責

初日推行依一格

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本合重責爲勸上
皇北歸已降授大中大夫提舉宮觀特依已降指揮令
前去省侍勅呂刑三千論罪莫先於誣上舜功二十知
人實本於去凶若稽先聖之格言參酌庶民之公論肆
于凶惡敢廢刑章責授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
致仕蔡京以疏愚不學之資使輕果敢爲之氣自初登
用首務更張巧緣紹述之名公肆刼持之計列聖貽謀
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誅鋤畧盡竭府庫
之儲以供浪費偷爵祿之寵以市私恩黎元痛苦而無
復樂生志士隱憂而至於祈死當上皇之覺悟畏天戒

之昭垂屢因眾惡而斥疏卒以自營而收召乃至交通
宮禁贖用邦財真同妾婦之爲孰異穿窬之恥逮眇冲
之臨御屬中外之艱虞靡知徇國之忠但出全軀之策
靖言蠹敗已無及於噬臍悉舉愆尤殆不勝於擢髮彈
章疊至匪朕敢私謂捨彼豺狼安用狐狸之間而養茲
稂莠灼知禾稼之傷原情本合於殲夷遠佞姑從於屏
棄體予恩宥無怠省循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
府安置

四月三日己亥太上皇至自鎮江府車駕出宜春苑奉迎
太上皇還自鎮江上出郊奉迎太上皇戴玉並桃冠著

銷金紅道袍入自宋門都人皆夾道觀之無不欣喜居
於龍德宮耿南仲建議盡屏其左右於是內侍陳思恭
蕭道李琮張見道十人並行貶黜不許入門敢留者斬
六日壬寅車駕詣龍德宮起居

靖康遺錄曰上皇每有手筆付上自稱老拙謂上爲陛
下猶時取財物頒賜左右上令開封府尹籍所入龍德
宮物數目有得賜者出即納之於官

李綱狀奏乞免從駕再入劄子乞宮祠

臣伏蒙陛下特賜中使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難以
口述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及夜來傷風頭目昏眩今

來駕詣龍德宮所有隨班起居從駕難以趨赴伏望聖
慈特賜蠲免具狀聞

又第四劄子臣累具劄子乞在外宮祠未蒙俞允今早
御藥梁平等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至龍德宮臣不
敢不遵稟聖訓然而臣於進退之義有不得已者方欲
再具劄子上冒天聽伏望聖慈特降御批促令解職仰
荷厚恩非臣殞首所能報稱臣聞匹夫不可奪志區區
之志欲只俟邊境甯靖國勢安定上皇還宮即丐外補
已嘗累具奏知非緣昨日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因事
輒發伏望睿慈察臣忱辭特從所乞雖處田里敢忘大

恩臣不勝祈懇之至謹具四劄子奏知取進止四月一
日奉御批不允仍依累降指揮勿更有請

詔卿忠義之志朕所素知方國家多艱實賴共濟不得
再有請便赴院供職又

詔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迺者虜
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卒眾數十萬忠奮所激不謀
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至故卿不自
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
敗謀沮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賴以爲輔佐者
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自以爲庶幾焉卿

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

謝表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宮祠特降親筆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辭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溫詔遽窺雲漢之章既明辨其謗讒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薄感激涕零伏念臣結約無奇迂愚有素幸逢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於常倫得謗遂生於意外儻非上智曷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於奎畫安危疑之孤跡洗黯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辨博陸之譖實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職守修政事而攘夷

狄方日奉於睿謨捐軀命以報國家誓力酬夫天造
李綱奏備邊禦敵八事

臣伏以金人退師交割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溺夷狄其勢必爲朝廷堅守天時浸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即便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背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謹上條具所以備禦守邊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雖累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能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五 五
今日之計莫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
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其將士各習戰陳相爲唇齒
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
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博德建橫海軍
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

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
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
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僅及一半
宜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
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

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遁又平時無養
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東河北美
水草高敞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更爲
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具文以塞責而馬無
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缺馬者
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
直則不旬月間數十萬之馬可具也

其四謂河北滄灤東距海西底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
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阻之地而比年以來

淤淀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底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

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爲頽圯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諸郡畿邑皆須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擄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爲賊所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稅以賑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

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

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緣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

其八謂陝西解鹽無煮煎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

臣寮上言將擅去朝廷人先賜罷斥以允公議

先是上皇東幸亳州大臣權貴不聞恤國家難者皆乞扈駕將家屬從其餘百官家屬去者侍從自尙書而下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五
逃遁者如張權衛仲達何大圭等五十六人故有此論
舉使臣武勇指揮

聖旨在京令監察御史以上在外令監司知州軍及路
分鈐轄以上候指揮到限三日於大小便臣內公心選
擇曾經邊任或戰陣及有武勇可以統眾出戰之人各
舉二員開具歷任脚色保明奏聞即不得泛濫緩急擢
用仍不妨別處注授及具一般文狀申樞密院

十五日辛亥幹離不回至燕山

許採陷燕記曰先是幹離不陷燕山進兵南寇留蔡靖
在燕五月十五日幹離不蟾目國王郭藥師等自南歸

而肅王張邦昌同行士大夫見之有泣下者幹離不來
約蔡靖以下官於昊天寺相見遂袖中出本朝所與國
書令王訥等讀示蔡大學讀訖幹離不乃謂蔡公以下
官曰趙皇失信致我南侵卻聞少宰甚得人情不然我
未回來官人等且安心坐爲有少邊事議未定纔候定
奪卻令與肅王同歸兼亦欲將少金銀令充果費其言
頗似婉順良久又謂蔡公曰大學有事可以說及蔡公
曰念靖南歸好幹離不大怒頭面發赤曰待與他商量
些好事都不肯商量卻只要歸好與蒙霜特姑蒙霜特姑者棍
子敲殺也明日獨遷蔡公一家於皇城眾皆爲公危之詰旦

余往見侍中劉彥宗曰昨蔡大學見二太子語言稍加聞已遷皇城或者恐有不測之禍望侍中與周旋之彥宗首肯曰少間當言之請無慮余既退又遣人諭及曰但放心決保無虞後聞彥宗入皇城中既回乃往見幹離不又兩日復遷蔡公於高團練宅巡邏呵衛之後幹離不又來約本朝官於姚村淀觀射柳見肅王張邦昌已在而王雲曹矇亦來坐次甚遠語言不相接幹離不乃謂蔡公曰大學忠臣也但安心將來和議了便可隨肅王過去因自酌酒三盞與蔡公飲之名曰過淺厚禮也

金人建元帥府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

節要曰幹離不初寇燕山粘罕初寇河東稱都統府至是改曰元帥府乃劉彥宗之建議也以諳版孛極烈斜也馬爲都元帥僞皇弟骨盧你移賚孛極烈粘罕爲左副元帥僞皇子幹離不爲右副元帥僞皇弟撻懶爲左監軍兀室爲右監軍僞皇弟闍目爲左都監契丹耶律余覲爲右都監東路之軍幹離不主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虜人呼作東軍西軍東路幹離不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

立愛主院事虜人呼爲東朝廷西朝廷

十六日壬子太學生陳東上書辭免恩命及論列蔡京父子

書曰臣於今月十三日准尙書省勅一道賜臣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臣不敢叨冒恩命謹以具狀繳申尙書省乞敷奏追還成命者契勘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合在學生伏闕下上書乞誅奸臣蔡京等六賊又於今年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蓋因太上皇南幸申言六賊之姦又於二月初五日再合在學生伏闕下上書乞復用李綱並乞罷李邦彥等是日軍

民不期而會不謀而同者十餘萬眾叩闕號呼驚動九重論臣之罪自當受戮陛下仁聖赦其萬死在臣之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粗知分義豈敢復萌一毫私心希朝廷恩賞今來遽被恩寵臣恐懼莫知所以伏念臣所言姦臣蔡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夷狄侮慢中國上皇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勞北顧之憂事至如此皆京等所致臣等諸生謂陛下即位之初當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又况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等然後賞罰明而國威立則在位之臣必能悉心協力助陛下

大有爲於天下誰敢懷姦誤國如京等耶夷狄聞之必望風遠遁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斥李邦彥等而復留李綱蓋於初四日早聞得李綱廢罷而軍民怨憤洶洶可畏臣等深恐不測之變瞬息竊發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爲陛下言者故乞亟復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干宗社大計奮不顧身爲陛下言之豈敢於此僥倖官爵臣謂今日之所急者退小人進君子修政事攘夷狄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進故政事未盡修而夷狄未易攘也方今天

下事無大小罔不盡蔽正須振頽起廢刮磨整齊之而後可柰何猶坐視而不救乎臣知之矣其大患有二焉陛下不斷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主威不立則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功也公道不行則雖有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觀也已臣何以知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懷私乎蔡京蔡攸尙道典刑臣以是知之也蔡氏罪惡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天下之憤自崇甯以來蔡京專權跋扈壞亂天下窺伺神器動搖國本天下共憤之臺諫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等論列京罪章數十上近日言者備疏蔡氏父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四十五
子之惡眾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誅殛之臣以是知陛下之不斷也臣亦知陛下非不欲殛誅其入也所以未能斷然無疑者豈朝廷之上有爲之營救也乎今諸大臣率多蔡氏之黨往往附會牽合以蔽蔡氏之罪臣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臣謹按蔡京用事每有異志蓋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訴於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門之嚮帝都者素號朝天門京乃令更名曰朝京欲爲天下朝已之讖創興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爲退送意爲送者宋也欲爲退宋之讖甚者建四輔以分天子之兵置三衛以弱天子之勢託祝

聖而植臨平之山假利民而決興化之水動皆不軌致嬖嬖之告變而謬爲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植以妖術附之張大成竊議其惡前後言者論之甚詳想章疏具存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於複道曲河相通宮禁脅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郡主縣主爲帝姬宗姬族姬此其用意尤彰彰者蓋趙出嬴姓而姬姓蔡所自出京乃使天子之女悉從己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頃歲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爲范蓼所告開封府制勦懷素供通備言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尹林摠御史中丞余深實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爲

掩覆凡交款及京者必令禁毀京遂幸免其後據深驟
遷宰執皆京有以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
諫官意欲掩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已之言愚弄
朝廷幾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楚客之心使其得遂
厥志必爲王莽無疑幸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兄弟
被遇三朝崇甯間京爲宰相下爲元樞弟兄將相之權
國執以來所不許也京之凶焰可畏當時無敢言者京
父祖子孫坐享高爵厚祿倖冒恩寵二十餘年義當子
子孫孫捐軀報國前日邊報警急實在陛下即位之初
北顧驚撓不勝宗社之虞蔡京蔡攸乃與童貫朱勳等

盡挈家屬強挾上皇南遷使陛下父子離隔晨昏之念
日軫聖懷蔡氏父子祖孫不下數十人無一二留者曾
有一毫事陛下心乎京既以扈從上皇爲名乃獨留拱
州已無心於上皇矣臣灼見京留拱州甚不徒然意欲
穩坐中間伺兩宮之安危然後自爲之地也萬一陛下
當時果從羣臣之議決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爲賊
用京固知夷虜醜類必不能久有中原賊去之後必乘
勢據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以償其素志與其子孫朋
黨內外遠近更相應援陛下雖欲力圖收復恐未易也
若或上皇渡江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

其子自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姦計每每如此聞京前日在拱日夕飲宴樂聲不絕比至謫往西都則帶花飲酒徜徉城市偃蹇自若是曾以君父朝廷爲意乎陛下謂不誅之可乎蔡攸之罪尤不可容攸之爲人驕淫狼傲在家則無禮於其親在朝則無禮於其君不忠不孝天下響聞閨門淫穢復不可道招權怙勢侵亂朝廷燕山之役雖起於童貫而攸實副之陷沒士馬捐棄金帛不知其數買空城以給朝廷冒取厚賞躡致公卿久領元樞之任前日金賊初起邊臣告急章奏累至攸輒匿之乃於私家收拾金寶密自爲備在朝大臣皆作去計

畧無一分捍禦之心直至虜寇漸逼乃始奏聞遂至賊兵衝突直造城下道路之言皆謂攸父子及貫勔等與虜人結爲內應欲分我中國而主之所幸城中姦細數敗自知計弗得行乃挾我上皇倉遽遁去聞上皇爲攸等沿路劫持無所不至臣正月三十日上書正爲此也願陛下早發英斷以鋤禍根則在廷之臣孰不爲陛下用正如王黼梁師成非無黨與在朝廷者然二人已死彼亦灰心雖欲懷私不可得已今朝廷大臣心懷蔡氏萬事掣肘遂使陛下刑威有所未當蓋京父子不誅而童貫朱勔亦得幸脫童貫之罪大於梁方平方平伏誅

貫猶未也朱勗之罪大於李邦彥邦彥已死矣勗當何如蔡京父子之罪大於王黼黼既不免蔡氏父子尙可容乎陛下即位以來天下指日以俟京誅乃遲遲如此天下失望聞京近到拱洛二郡百姓父老皆欲毆之今蔡氏父子所在之處萬一有爲陛下羣起而誅之以快積年之憤因成變亂陛下雖悔何及蔡氏不滅則天下之心愈益疑惑終不可解欲望平治其可得乎夷狄侮慢之患何時而已此皆大臣懷私不恤國計陛下又不斷自宸衷必殺無赦天下何賴焉臣願陛下處事勿屈法徇情以苟目前當事事思爲萬世法正如以臣上言

之故遂欲自布衣加以爵命此豈可爲萬世法哉願陛下察臣誠懇追還成命臣獲安義分不勝幸甚臣以布衣一介輒敢抗辭君命罪誠萬死臣無任惶恐待罪之至



卷之四